

目　录

总序……

引言　《三国演义》的两个层面与三个世界……

第一章　桃园结义与结拜兄弟

一　“桃园”本系稗官言……

二　桃园之义：刘备集团的伦理基础……

三　褊狭的桃园之义……

四　桃园结义与梁山聚义……

五　三种“桃园结义”……

六　桃园高义今何在……

第二章　关公信仰及崇拜

一　“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二　从平凡武将到帝王神圣……

三　关公显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　多神信仰与一神多能……
五　关帝庙会及其他……
第三章　神奇诸葛亮与巫术文化
一　诸葛亮：多面人生……
二　方士诸葛亮之一：相术……
三　方士诸葛亮之二：占卜……
四　方士诸葛亮之三：通天……
五　方士诸葛亮之四：幻术……
六　是巫术，还是科技？……
第四章　解读预言：童谣、异兆和梦
一　童谣：谁解个中味……
二　面对异兆：顺，还是逆？……
三　梦的解析……
四　梦与未来……
第五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乱世群雄的日常生活
一　酒：与诗意无关……
二　红白喜事……
三　此时无声胜有声：说话的艺术……
四　“戏”外人生……
第六章　神秘的“南蛮”风情
一　“南蛮”的自然风光……
二　“南蛮”的民风民俗……
第七章　民众眼中的历史和天道
一　天道的循环与人道的悲剧……
二　前世、今生和子孙……



第八章　柴堆三国：另一个世界

一　英雄人物的漫画像（一）：诙谐
二　英雄人物的漫画像（二）：夸张
三　英雄人物的漫画像（三）：解构
四　日常生活的历史化
五　英雄人物的“行头”
六　英雄人物的妻儿们
七　地方风物与三国传说

第九章　三国脸谱

一　三国京戏与三国脸谱
二　白脸的曹操
三　红脸的关公
四　鼻抹白粉的蒋干

第十章　“三国”文艺

一　“三国”佳联
二　“大话”三国
三　玩在“三国”

主要参考书目

引言　《三国演义》的两个层面与三个世界

《三国演义》与中国民俗文化，表面上看来，这两者的关系似乎并不密切。

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三条干流。“第一条是上层文化，从阶级上说，它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第二条是中层文化的干流，它主要是市民文化。第三条干流是下层文化，即由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中、下层文化就是民俗文化。”① 《三国演义》的主角不是市民和农民，而是帝王将相、军阀豪强，在这样一幅上层社会的政治军事生活画卷里，能看到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场景么？

再者，作为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所关心的是有关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它所感兴趣的是兴废存亡的历史经验，它所追求的是历史感和理性深度，而那些无关大体的细节问题，比如岁时风俗，比如饮食服饰，比如人生仪礼，在小说家的笔下都被简化甚至省略了。把《三国演义》当作一个窗口，借以窥视中国民俗文化的面貌（之一部分），也似乎勉为其难。

但《三国演义》与民俗又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试从两个层面入手来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一是《三国演义》中的

① 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收入《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



民俗文化，其二是《三国演义》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先看第一个层面。《三国演义》虽是“宏大叙事”，虽不太留意生活细节，但整部小说仍不时透露出民俗趣味，这主要包括民间信仰、民众意识以及日常生活等几个方面。

《三国演义》中的民间信仰最引人注目的是巫术信仰，这在诸葛亮身上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诸葛亮的职权和地位，有点类似于文明时代早期的祭司——既是王（皇）权的助手、重臣，参与重大的政治决策，又负责沟通天地神鬼，主持大型的祭祀活动。但诸葛亮看相占卜、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又超出了祭司的职责范围（祭司虽能通鬼神，但主要还是从事祭祀活动），而和后来的方士同轨。方士一般术有专攻，或算命，或求雨，或堪舆，诸葛亮则是全能型的。方士诸葛亮是联系《三国演义》和巫术文化的重要媒介。

民间信仰的又一种方式是预知信仰，它包括预言、预兆和占卜等。《三国演义》中的童谣不同于一般的儿歌，它实属谶谣，谶谣是一种预言。日月星辰的突变、动植物的异常、梦的发生，这些在民间信仰里都是某种预兆，对预兆需要解析方可知其吉凶，然后才能趋吉避凶。对预兆的解读也是一种预言。还有占卜，它对未来事态的预测凭借的是一些特殊手段，它和看相算命、释梦圆梦等同属于广义巫术的范畴。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在第四章《解读预言》中着重谈童谣、异兆和梦，而把看相、占卜等预知信仰都归在第三章巫术文化的门下。

与民间信仰同属于精神民俗的是民众意识，这也是一种世代传承的集体心理习惯。在《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中，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民众对历史和天道的认识。谈天道循环，说善恶报应，《三国演义》讲述的是民众眼中的历史。



就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三国演义》中的民俗现象时有所见。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部以政治军事人物为主角，以历史事件为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要内容的作品怎么会容纳这么多民俗的(中下层社会的)趣味？

这涉及到《三国演义》中的三个世界问题。

《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作品，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他们各自的价值体系在《三国演义》中有不同的表现，因而形成了《三国演义》的三个世界。第一是历史的世界。在此世界，《三国演义》秉承历史编纂的传统，在题材的处理上力求给人以“实录”之感，其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总结历史经验，道德评价则不太重要。小说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的纠葛，大体属于这一世界。第二是话本的世界。从宋元说话和戏曲发展而来，主要用于表现刘备集团，忽视真实的历史事件而重视装饰性描写，崇拜的是完美的英雄，追求的是道德化的情感满足。第三是笔记的世界。在关注历史进程的同时，将笔记中的生活琐事融入小说，其核心作用是抒写作者“幽居以养静”的闲情逸致。① 《三国演义》中的民俗，主要存在于它的第二个世界。

话本的世界乐于将伟人神化，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市民和农民的眼里，诸葛亮不仅道德人格令人尊敬，他的神奇本领更令人崇拜。所以清章学诚批评诸葛亮的“神奇诡怪”“狠”“陋”，实是以第一个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第二个世界的人事。至于其他民间信仰以及民众意识的融入，都与《三国演义》第二个世界的来源、价值体系以及审美趣味密切相关。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三国演义》的主角是政治军事人物，所以第二个世界中的民俗成份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上层社会与中下层社会在精神信仰诸方面有更多的共通之处。那么，《三国演义》写到了物质以及社会层面的民俗没有呢？

有。小说也涉笔婚丧饮食等活动，但叙写非常简略，很少有铺

① “三个世界”的观点受惠于陈文新师《论〈三国演义〉文体之集大成》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illegible]年第[illegible]期。

陈之笔。

英国民俗学会 [illegible]年出版的《民俗学手册》中有这么一段话，经常被人们引述："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① 虽然从广义民俗文化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并不全面，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物质或社会层面的民俗也少不了精神层面的"细节"。

但在《三国演义》所叙写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细节"。小说写婚姻和丧葬，但并不留意它们的仪礼程式，而重在突出它们在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小说也写到了饮酒，但它不像《金瓶梅》等作品对酒的种类及饮酒风尚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它所感兴趣的是酒对塑造人物和推动情节发展的意义……因此，《三国演义》中物质及社会层面的民俗是简略的，也是"功利"的。只有当小说家的笔触伸入"南蛮"之地时，风俗的意味才浓了许多。尽管用笔简练，却意趣盎然。毕竟，那是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

现在来看第二个层面。说"《三国演义》对民俗文化的影响"其实并不准确，影响了民俗文化的除了《三国演义》（更准确地说应是《三国志演义》）还有三国传说。加上历史上的三国，这刚好也构成了三个世界，这是《三国演义》外部的三个世界。

三国传说也称"柴堆三国"（乡人农隙身倚柴堆所谈之三国），既有产生于《三国演义》之前而未被《三国演义》吸纳的，也有《三国演义》流行后民间艺人重新创作的。除了历史学家，普通人所知道的三国大体上就是《三国演义》和柴堆三国。而柴堆三国作为民间文学，属于语言民俗之一部分，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我们将在第

① 转引自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 [illegible]页，上海文艺出版社，[illegible]年。

八章对此作一番浏览。

《三国演义》及柴堆三国对民俗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一事一人，事是桃园结义，人是关羽。

明清以后的秘密社会凡以兄弟结义关系为纽带的几乎都标榜秉承桃园精神，“桃园”几成为兄弟结拜的代名词。不但入会结拜的仪式上供奉‘桃园’，外出拜码头的暗号和词令中也有‘桃园’，甚至帮会成员的‘身份证’——公片宝札的四角也印有‘桃园千秋’字样。秘密社会对‘桃园’的尊崇不仅是形式上的，它对兄弟义气的强调甚至到了专制的地步，我们也可以从桃园之义的褊狭性中找到一丝‘隐患’。除了秘密社会，民间一些无政治倾向的兄弟结拜活动也以桃园结义为楷模。

关羽本是一平凡武将，但在后世却成王成帝成神成圣，这位关夫子在民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孔老夫子。当然，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对关羽的崇拜有着不同的出发点，统治者看重的是他的赤胆忠心，普通民众更为感兴趣的是关老爷‘禳灾祈福’的超凡本领，大家是各取所需。学界对关公文化多有研究，我们着重从民间神灵崇拜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一久盛不衰的民俗文化现象。

除了这一事一人，《三国演义》和柴堆三国之影响民俗文化，还在于它为民间语言、戏曲、杂艺、娱乐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典故，这是一个欣赏、接受、再创作的循环互动过程，三国文化的内涵因此不断扩大，一直延伸到我们当下的民俗生活之中。



第一章　桃园结义与结拜兄弟

一　“桃园”本系稗官言

“桃园结义”不见于《三国志》等史书，它是宋元以来民间艺术家的虚构。其依据大概是《三国志》中的这些记载：

关羽本传云：“（羽）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众徒，而羽与张飞为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难。”

关羽在曹营时，曾对张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张飞本传云：“（飞）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史书中的这一点说法，经过民间文艺的铺张渲染，便有了“桃园结义”的故事。

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说的是张飞早先以卖肉为业，他的杀猪刀常常放在千斤巨石之下。有一天，亡命涿州的关羽前来买肉，他搬动了张飞压刀的巨石。张飞很是佩服，便拜关羽为兄。二人后来遇到刘备，见此人气度不凡，便共拜刘备为兄。三人在城外桃园杀牛宰马，祭告天地，以汉家基业为己任，誓以共死。元《三



国志平话》的开篇即“桃园结义”,情节与前述杂剧稍异。《平话》叙关羽杀了当地的贪官,流亡至涿郡。张飞见其状貌不凡,邀至酒店共饮。恰逢刘备卖完草鞋也来到酒店。三人情投意合,于是由张飞提议,在其屋后桃园内,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结拜为兄弟,立誓“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救黎民于涂炭之中,解天子倒悬之急”。

《三国演义》以此为基础,隆重推出了“宴桃园豪杰三结义”。小说第一回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刘备闻“黄巾倡乱”,有志“破贼安民”,却苦于没有机会,二十八岁了仍不能为国出力,不禁慨然长叹。恰被路过的张飞听到,他得知刘备叹息的原因后建议道:“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刘备甚喜,与之同入村店中饮酒。又遇到逃难江湖、正欲“投军破贼”的关羽,三人十分投缘,遂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张飞又建议:“吾庄后有一桃园,花开正盛。明日当于园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结为兄弟,协力同心,然后可图大事。”刘、关齐声叫好。第二天,三人在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焚香再拜,誓曰:

>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①

祭罢天地,三兄弟宰牛设酒,聚集乡中三百勇士,于桃园中痛饮一醉,着实热闹了一番。

这一情节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结拜者出身

① 本书所引《三国演义》原文,如未作说明,均据毛本。



低微。《三国演义》虽然赋予了刘备汉室宗亲的血统，但他本人当时却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份：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以贩屦织席为业。关羽则是亡命江湖的流浪汉。张飞虽有些田产，也不过是一卖酒屠猪的小商贩；第二，他们结盟是为了干"大事"，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们有远大抱负，不是酒肉团伙，狐朋狗友。而事实上，他们最终也干成了"大事"，改变了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因此，桃园结义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或者说，是新的起点；第三，"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结拜人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也就是说，他们个人绝对地融入了整体，任何个体不存在了，这个整体也将随之消亡。任何个体背叛了整体，他就会遭"天人共戮"；第四，结盟以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毛宗岗评道："如此胜举，值得一醉。"严肃而神圣的仪式须配以无拘无束的狂欢活动，才能令当事人有"脱胎换骨"之感，并对未来满怀信心和激情。

需要说明的是，"桃园结义"虽属虚构，但异姓结拜为兄弟的做法在汉末三国时期的确存在着，而且较为普遍。马腾曾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只是后来反目成仇（《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注引《典略》）；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认为马良可能曾与诸葛亮"结为兄弟"。《三国演义》也写到周瑜与孙策同年，"交情甚密，因结为昆仲。策长瑜两月，瑜以兄事策。"赵云长赵范四个月，"范遂拜云为兄。"这些虽不见于史籍，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此类结拜兄弟的做法，都不如"桃园结义"有名。这是因为，小说家笔下的"桃园结义"把结拜兄弟的情义渲染到了极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桃园之义 :刘备集团的伦理基础

就《三国演义》的叙写来看,可以这么说,蜀汉的事业兴于桃园结义,也亡于桃园之义。

桃园结义后,刘、关、张三兄弟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最初的盟誓。关羽‘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自不必说 ;就是莽张飞,也无时不以桃园大义为立身处世的原则。当关羽离开曹营,千里迢迢赶到古城与兄弟相聚时,张飞二话不说,披挂上阵,直奔关羽,挥矛便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关羽‘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是‘无义’之人;“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死活!’直到二嫂详诉关羽前后经历,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了二哥。小说写张飞的莽撞,实是借助于误会表彰他对桃园之义的忠贞。刘备对两位贤弟也是情同手足。张飞贪杯误事,失了徐州,连二嫂也陷于城中,自觉愧对兄长,拔剑想要自刎,刘备一把抱住,夺剑掷地,说:“古人云 :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 ;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况城池本非吾有 ;家眷虽被陷,吕布必不谋害,尚可设计救之。贤弟一时之误,何至遽欲捐生耶?”说罢大哭。关、张二人也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平时,刘备与关、张二弟同寝同食,名为君臣,实为兄弟。其情谊之深,以至令清人章学诚觉得甚不合情理。《丙辰札记》云:“《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也许,桃园之义、手足之情的确有许多过于理想化的地方,现实生活中兄弟反目、兔死狗烹的例子人们见得太多了,小说着意写超越了君臣关系的兄弟之情,正是要为千秋万代立一个榜样。在这个意义上,桃园结义可以看成一个乌托邦,它



可能是虚幻的，但又确是真实的。“为什么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有的那种东西。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① 桃园之义所表现出的平等精神和凝聚力是可以当作人们——包括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对现实的否定和超越来看待的。

桃园之义在关羽死后被小说家施以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刘备闻知关羽的死讯，大叫一声，昏绝于地。就这样忽醒忽昏；“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刘备一生哭了很多次，有真有假，但这次因兄弟亡故而悲伤恸倒，没有人怀疑是假的。关羽是东吴杀害的，东吴成了刘备的敌人。“吾今即提兵问罪于吴，以雪吾恨！”为兄弟报仇成了刘备此时的头等心事。然而，一旦兴兵伐吴，其后果对刘备也是致命性的。“东连孙权”，这是刘备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翦灭‘汉贼’曹氏，才有可能实现‘恢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抱负。而讨伐东吴即意味着政治同盟的丧失，意味着政治目标的难以实现。这一点，很多人都心知肚明。诸葛亮多次劝谏：“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吴；各怀谲计，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赵云也谏道：“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我们应该先讨逆贼，这才是大势所趋啊。“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学士秦宓也苦苦相劝：“陛下舍万乘之躯，而徇小义，古人所不取也。愿陛下思之。”这些道理刘备不明白吗？不是。但他有他的理由：不报仇，便有负桃园盟誓，便是不义。他说：“孤与关、张二弟桃园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已亡，孤岂能独享富贵乎？”云长



① （德）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第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年。

与朕，犹一体也。大义尚在，岂可忘耶？" 朕切齿仇人，乃孙权也。今若与之连和，是负二弟当日之盟矣。”

选择的艰难往往是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充分的依据，要么合情，要么合理。它不同于一是一、二是二的简单对立。即使站在东吴的立场上，孙、刘联盟也是破坏不得的。孙、刘失和，孙权不得不向曹丕称臣，以求得一时之安。与当年周瑜以五万之兵退曹操百万大军的辉煌相比，气势何其萎靡。诸葛瑾奉命出使西蜀，目的即是求得两家和好，共同对付曹魏。吴与蜀有着共同的利益。

但道德的主题、义的精神高于政治功利，这是《三国演义》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意图。而在刘备身上，这一点更是渲染得淋漓尽致。张飞的死更坚定了刘备实践兄弟盟誓的决心。“却说张飞在阆中，闻知关公被东吴所害，日夕号泣，血湿衣襟。诸将以酒解劝，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每日望南切齿睁目怒恨，放声痛哭不已。’他赶往成都，向刘备哭诉桃园之誓，请求报仇。于是兄弟二人相约兵分两路伐吴。张飞报仇心切，下令军中限三日内制办白旗白甲。范疆、张达两员末将因办事不力，被张飞痛打一顿，遂生谋反之心。张飞思念关公，饮闷酒大醉，被范、张二人刺杀于帐中。关羽死了，张飞也死了，他刘备又岂能苟且偷生，独享富贵？于是兴兵讨吴，于是有彝陵大战，于是有猇亭惨败，于是蜀汉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往往是悲剧性的：以‘情’和‘义’为出发点，却换来了失败的结果。“政治识见不够长远”，人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刘备：“不可感情用事”；“不可义气用事”，人们或许可以从彝陵败局总结出这样的教训。然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情，没有了义，就如刘备说的那样，“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明朱国桢评价此事见出刘备‘英雄本色”，《涌幢小品》卷十四云：



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义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为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刘先主之行，决不可已；即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

也正因几乎贯穿《三国演义》始终的桃园之义超越了世俗的功利，它才赢得了后世人们无限的敬仰和崇拜。

为了表现桃园之义的可贵，小说还写了几组相反的事例以形成对照。比如袁谭、袁尚两兄弟，在其父袁绍死后为了“继承父业”自相攻杀，闹得不可开交；又如曹丕，逼死了弟弟曹熊，容不下弟弟曹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正如毛宗岗所说：“玄德以异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则痛义弟之死而不顾其养子之恩，一则欲亲弟之亡而不顾生母之爱。君子于此有天伦之感焉！”相形之下，刘、关、张三兄弟的情义，千载之下仍令人神往、令人慨叹！

三　褊狭的桃园之义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在谈到异姓“结为兄弟”时曾说：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



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



颜之推强调的是结拜须慎重，要有共同的志向，要相互了解，要始终如一，要把对方的亲人当自己的亲人看待。而“北人”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颜之推觉得这样的结拜太轻率了。

桃园结义看来有点类似于“北人”的做法，从相识到结拜只隔了一天时间！当然，时间之长短与兄弟情谊之深浅并不绝对成正比例，刘、关、张的情义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此快捷，与当时刘、关、张的社会地位低下密切相关，他们不可能像颜之推所称许的那样慎之又慎，他们也无须遵循“身事彼亲”的伦理风范，他们需要的是迅速联合起来“干大事”。“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外“干大事”一刻也离不开朋友（上升一步就是结义兄弟）之间的互相帮助。

这样的结盟，靠什么来维系其稳定性呢？一个字：义。这里的“义”主要是江湖义气，它要求同道中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无条件地互助互利。也正因为它强调个人对团体的绝对忠诚，一些矛盾便在所难免。比如，个人的家庭会不会拖团体的“后腿”？《三国演义》回避了这一问题，没有写关羽和张飞的家属情况。明成化刊本《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则写到刘、关、张结为兄弟，为防止彼此之间因“老小挂心”而动摇，关、张立誓互杀家小，了断后顾之忧。于是，关羽杀了张飞的家属，张飞又杀了关羽的家属。其间张飞放走了关平，关夫人有孕在身逃回娘家，生下关儿（即花关索），得以留根。这个故事不知源于何处，也有损关、张形象，但它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江湖义气有时是很可怕的。

无独有偶，清袁枚《新齐谐》卷一《丰都知县》记载的一件事也令人有同样的感受。四川丰都县，据说是人鬼交界之地。县里有





一口井，人们每年都焚烧大量的纸钱帛镪投进去，大约要花费三千金，叫做“纳阴司钱粮”。假如投少了，就会遭受瘟疫。清初，知县刘纲到任，禁了此俗，众论哗然。为避免遭灾，刘纲毅然决定冒死下井到鬼神世界为民请命，其幕客、豪士李诜主动陪行。他们顺着绳子，摸黑下到井下五丈多的地方，终于见到光亮。所见城郭宫室，与阳世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鬼长得都比较矮小，在太阳下没有影子。在几个鬼的带领下，他们见到了阎罗王包公。包公七十多岁的样子，容貌方严，见到刘纲二人，下阶相迎，揖以上坐。刘纲说明来意：“丰都水旱频年（仍），民力竭矣。朝廷国课，尚苦不输，岂能为阴司纳帛镪，再作租户哉？知县冒死而来，为民请命。”包公闻言，对刘纲非常敬佩，赞他“仁勇”。说话间，红光自天而下，原来是伏魔大帝关公要来了，刘、李二人忙退到后堂。一会儿，关神绿袍长髯，冉冉而下，与包公行宾主礼。关神问：“公处有生人气，何也？”包公以实告之。关神说：“若然，则贤令也，我愿见之。”刘、李二人惶恐出拜，关神赐坐，态度十分和蔼。李诜是个老实人，忍不住问了一句：“玄德公何在？”关神不答话，面有怒色，帽发尽指，旋即辞去。包公大惊，对李诜说：“汝必为雷击死，吾不能救汝矣。此事何可问也！况于臣子之前呼其君之字乎！”刘纲帮忙求情，包公说：“但令速死，免致焚尸。”取了一块玉印，放在李诜背部。刘、李二人从原路返回，才到丰都南门，李就中风而亡。没多久，暴雷震电绕其棺椁，衣服焚烧殆尽，只有背间有印处不坏。这件事显然是小说家言，但李诜只因犯了刘备的名讳就遭雷劈，故事对关神忠义的反讽是强烈的。

经由结拜而确立的这种江湖义气，在结拜人事业的早期，可能会以一种患难与共的姿态令人感动、鼓舞人心。但当结拜人的事业发展壮大以后，最初的小团体与更为广阔的社会之间不可能总是保持协调，矛盾就出现了。拿刘备来说，关羽的死为他设置了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